我跟父亲当红军

■吴华夯

星火燎原 撷英 6

1928年春，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组织发动群众，开展抗租抗债斗争，改造红枪会，创建了革命根据地。受此影响，作者吴华夯的出生地陈店乡也蓬勃开展起农民运动，妇女会、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。军阀土豪的欺压、苦难童年的情景，在吴华夯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同时，革命思想的熏陶、父亲的言传身教，培养了他爱憎分明的立场、坚强不屈的性格、忠于革命的品格和艰苦奋斗的作风。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，年仅12岁的他当了红军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在革命的队伍中，他感受到党的温暖、同志间的友爱，也感受到宝贵的父爱。当他得知父亲不幸牺牲后，化悲痛为力量，毅然沿着父亲没有走完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。

1928年夏天的一个漆黑夜晚，亲戚来合云突然来到我家里。打那以后，他和父亲经常在一起，背着母亲商量事情。那时我才12岁，许多话听了似懂非懂，但却感到新鲜有味，什么共产主义、革命、暴动、打倒地主和劣绅、夺取红枪会的领导权等等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已经睡下了，忽然，母亲和父亲吵起嘴来。母亲不住地唠唠叨叨说："你参加那些红党，不顾家，也不管孩子啦。"父亲说："谁说不管，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孩子们。"我爬起来问父亲什么是土豪，他没好气地说："快睡你的觉，小孩子打听什么。"

不久父亲就参加了红枪会。我看许多人在一起热热闹闹，挺好玩，也就跟着参加了。父亲在会里可是个大忙人，一天到晚东奔西跑，开会叽咕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他忙的什么。

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晚，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（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）。母亲连忙端上饭来，父亲把饭推到一边，戴上帽子，又向外走去。母亲和我都很奇怪，也不敢问出了什么事，坐在家里等着。一直待到快二更天，也没见父亲回来，妈说："小海，你快去看看，你爸爸到哪儿去了。"我跑出门一看，只见很多人扛着梭镖拿着刀，向姓吴的地主家里拥去。华高走在前面，很快就把姓吴的地主的房子包围起来了。有人爬墙进到院子里，打开了大门，外面的人端着梭镖，举着大刀，一拥而进。不一会儿，把姓吴的地主拖了出来，拉上了后山。接着又把底铺子的恶霸华早、华能等4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。人们都在议论纷纷，说："好，革命了，明天就宣布成立苏维埃。"我到处找父亲，可是哪儿也找不着，于是就大声叫喊。华高跑到我跟前说："你爸爸一会儿就来了，走，我们到祠堂去吧。"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。到三更天时，父亲和来合云、朱文焕从大吴家回来了。来合云说："明天成立苏维埃。"我连忙跟着问："什么是苏维埃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共产党？"合云说："苏维埃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。好小子，你想当共产党吗？老子是共产党，儿子大概不成问题吧！"说着一把把我抱起来："小家伙不简单，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？"我说："共产党是打地主的。"合云笑了。

第二天成立了乡工农民主政府、土地委员会、妇女委员会、儿童团、少年先锋队等红色组织；红枪会改编为红色补充军第二团。华高当了团长，父亲是党代表。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打地主的寨子，我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了。

这是我过红军生活的第一课。我年纪小，个子矮，生怕人家不要，处处尽量装着个大人样。父亲在前面走，我穿着一双不跟脚的鞋，跟在后边。一路上，我模仿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地走。走着走着就被落下了，只好踢踢踏踏地跑一阵撵上去。父亲听到这踢踏的声音，就习惯地回头看看我，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。开始还可以，以后越走越吃力，父亲终于开口说："你快给我回去吧，跟着一路不够垫脚板的。"我鼓鼓嘴，就是不回去。他沉下脸，说："你非给我回去不行！"我一看拗不过他，就离开队伍嘟嘟囔囔地往回走。走不多远，趁他不注意，又钻到队伍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，毫不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，而且还在一旁监视着我。我干生气也没办法，蹲在路旁，眼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走过去，真急死人。忽然有人叫父亲到前面去，我又趁空钻进了队伍。

这时大雪飘飘，风也吹得挺紧，人们都耸着肩、缩着头。约莫快到中午，父亲到后边来检查行军情况，又发现了我。他还是赶我回家。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。他看没法，就从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包头。我嘴里说不冷，其实两只耳朵和脸上像刀子割，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。本家吴华官大哥对父亲说："你到前面去吧，我来招呼他。"父亲瞅了我两眼，就到前面去了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，部队到达八里区南村，准备对龙盘寨、李山寨进行包围。部队到李山寨正西六里的李家楼时，天刚拂晓，民团还在睡大觉，打了几枪，他们就被吓跑了。团部就留在这里。部队都上山围寨子去了。华官和文谋叔叔忙着杀猪做饭，我帮忙烧水。到柴堆上去拉柴火时，一拉，发现了一根皮带。这是什么皮带呢？顺手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支汉阳造步枪。我真高兴极啦。中午，华官、文谋给部队送饭时，将这个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看，我也跟去了。到了那里，华高团长看了枪，笑着对我父亲说："好，我们团又多一支钢枪了。"父亲要我回团部去，把枪留下，我说什么也不肯。他说我不服从命令，要揍我，我才吓走了。

1929年春天，部队到油炸河以北的小村庄驻下，防止大山寨的地主民团扰乱根据地。这时部队已从敌人手中缴获了9支步枪，上级又发来两支掰把枪，是给团长和党代表的。有一次趁他们不在家，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，不知道有顶膛火，一拨弄，"啪"的一声，把老百姓的一条老黄牛打死了。我吓得要死，急急忙忙去找团部司务长。司务长是个老成人，平时最喜欢我们这一帮小鬼，他看我吓得那个样，又好笑又好气地说道："你们这些小鬼呀，光给我找麻烦，你知道，赔老百姓一条牛要14块光洋。"说着就找老乡去了。

过了不大一会儿，父亲回来了，一听此事，可发了大火，顺手甩了我两个耳光，又把我关起来，不给饭吃，非要我回家不行。虽然脸上火辣辣的，但我却不哭。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，从来不喜欢看哭鼻抹泪的人。不过我心里暗自思量：这一下糟透了，如果真派人硬把我送回去怎么办呢？正想着，华高团长来了，他训了我几句，叫我以后千万听话，就把我放了出来。这下我可高兴啦，急忙又去烧水。谁知一锅水没烧开，父亲又来找我了。他气呼呼地说："三番五次地说你年岁太小，跟着尽捣蛋，要你等两年再来，你就是不听……"我只好向他苦苦哀求说："去年都跟上了，今年还不行吗？你枪里上了顶膛火，我以为是空枪才弄响的。今后好好干，听你的话，还不行吗？"刚说到这里，华高带着许多人拥进来，一齐要我唱歌。我估计这可能是替我解围的，看了父亲两眼，就站起来唱：**正月是新年，家中断米面/衣衫破了没衣换/—哪嗨哟，衣衫破了没衣换/富人穿得好，鱼肉吃不了/珍肴美味白炭火烤/—哪嗨哟，珍肴美味白炭火烤。**

我越唱越带劲，一面唱一面就表演起来。一气唱完了12个月，累得我满头汗，呼呼直喘。大伙哈哈大笑，我看到父亲也扭过脸去偷偷地笑了。最后，他转过身来，又板起面孔对我说："从明天起，每天除了工作外，要学习两个字，再胡捣蛋，非叫你滚回家去不可。"我伸了伸舌头，连声说好。

半个月以后，部队改编。华高他们都到二十八团去了，父亲在军部休息。因为我年龄小，就叫我到少先队去当小兵，也没有枪。三四十个小鬼在一起，除了行军，就学文化，上政治课。什么是阶级，穷人为什么穷，富人为什么富……这些最基本的革命道理，很深地印在我脑子里，更坚定了我要干革命的意志。

一个多星期后，父亲和来选刚同志一道来找我，他告诉我上级要他回后方，到光山县东区去工作，要我同他一道回去。我说："你回你的，我是不回去。"父亲说回去送我上学念书。我说："不，这里人多热闹，我们每天也都在学习，哪里的学校也赶不上红军这个大学校。"他看我很坚决，也就不再劝我，但是要我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。我说："爸爸你回去，我会好好干，放心吧。"他老人家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拿出刚买的一双布鞋，亲手给我穿上，摸着我的头，又看了看我的脸，说："以后千万要听同志们的话。"我嗯了一声，不知怎地哭起来了。他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，但是没掉下来。转身向我们上级交代了几句话，就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没有看见过父亲。

1932年，我在河口战斗中负了伤。到罗山休养的时候，听说父亲随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了。1936年，我随红军长征到宁夏花马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就到处打听父亲的去向。后来见到了熊起松、吴华江两位同志，他们才告诉我，父亲在豫西牺牲了。

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恸，就偷偷地跑到村外，坐在一棵大树下哭起来。突然觉得有人站在我旁边，回头一看，是党的总支书记文明地同志。我揉了揉眼要站起来，他却把我按住，坐在我身旁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，劝慰我一番，然后告诉我："不要哭了，我们手中有枪，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！"他拉着我的手站起来说："回去吧，同志们都在等着你。"黑暗里，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体贴备至的领导同志走回部队。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暖，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！父亲倒下了，党把我抚育长大成人了。

几天以后，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装，踏上了征途，沿着我的父亲没走完的道路继续前进！

吴华夯 出生于1917年，河南新县人。文中身份为河南省光山县红色补充军勤务员、军部少先队队员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、顾问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97年逝世。

推出精品必须深入生活

■王子冰
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，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，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。这指引着我们坚持服务官兵、服务部队的宗旨，把扎根基层、深入生活作为文化创作的主要方式。

前段时间，新疆军区"喀喇昆仑卫士"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首我的原创音乐作品《西北之北》，引起戍边官兵的共鸣。作为这首歌曲的作词人，作品受到欢迎，高兴之余我也清醒地认识到，这首歌之所以受到欢迎，是因为它来源于边防最真实的生活，反映着官兵在风雪边关的坚守与担当。我也因此更加坚定地认识到，只有深入边关一线，沉下身子、投入感情去创作，笔下才能涌现出触动心灵的作品。

我在边防工作了16年，深感边关军营生活的单调和枯燥，也更真切地知道边防官兵对文化生活和文艺作品的渴盼与期望。刚开始做原创军旅音乐时，我和曲作者孔令龙做了许多尝试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其中歌词多是军营元素的堆砌，难以打动官兵。"为赋新词强说愁"的创作，永远无法深入人心。怎么把强军正能量体现到创作全过程？那么就不能为了创作而创作，应该为了官兵而创作。

我们边防的文化，就在每一个哨所、每一处界碑。记得有一次到边防巡演，我们来到沙漠深处的一个执勤哨所。两天后就是春节了，哨所里却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。原来"闹海风"来袭，一段巡逻路被风雪掩埋，大部分人都去抢通道路了，只有两名哨兵迎接了我们。"过年更要站好岗，咱们站好岗，人民过好年。"他们这样说。我和孔令龙主动接了哨，刚在哨位上站定，我们就惊喜地看到了一番从未见过的风景——寒风袭来，雪花与黄沙共舞，哨所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……下了哨，我和孔令龙彻夜未眠，创作了一首歌曲《为祖国站岗》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在哨所为战友们演唱了这首歌，赢得一片点赞。这首歌后来多次被搬上舞台，受到边防官兵的热烈欢迎。

从《为祖国站岗》开始，我们先后实地创作了《孤单的军礼》《兄弟，我在这里》《西北望》《班长老王》《西北之北》等一系列作品，不少都成了战友们喜欢哼唱的热曲。

基层是文化的富矿，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。"一手拿枪、一手提笔"，根植边关基层，让我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为什么火热的基层生活能给我灵感？为什么来自边防一线的作品能深入人心？在一次次的感动和思索中，我明白了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精神价值、一种意义体系，它的作用就在于给心灵以启迪，给成长以力量。把边防那些感人的故事写成歌，传递基层官兵的声音和忠诚的力量，这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
来自军队文化战线的声音

绝壁千寻（中国画）　庄明正作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小岛哨所

■凡志明

"来了！"一个小男孩在炕头透过玻璃窗看到走进院子的我们，欢快地喊道。孩子稚气的声音把大家都逗笑了。由海防一营营长蔺中华带领，我随上岛巡诊的970医院妇产科专家位军走进赵改革的哨所。四级军士长赵改革今年33岁。2017年初夏，他受命带着随军的妻子杨欢来到这个小岛上。

一见面，位主任就关切地问到："听说岛上有随军家属，我们特意来看看有什么困难吗？"

"没有困难！比起以前，现在真是够好了！"赵改革搓着手，朴实地笑着说。

"这个夫妻哨，无论什么时候、不管谁来问，他们都说没困难。"蔺营长说。

"有困难就自己想办法解决，自己能够解决的也不算困难。"赵改革脸微微红着，话语很朴实。

"看他这双手，都没法伸直了……干起活来不要命！"妻子杨欢摇了摇头，似乎有些气恼地说。

"这算什么困难？放心！没有困难的。"赵改革把手往后缩了一下。看到赵改革手掌粗硬，十个手指倔强地弯曲着，位军忍不住伸手一握，说：这手硬得像铁打的。

"山上风太大，下午恐怕过了八级，我担心设备……明天得去山顶那个阵地好好瞧瞧。"赵改革有些不好意思，轻声向营长汇报工作，转移了话题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随赵改革到山顶的阵地去巡查。一出门，风大得差点把我顶回来。小岛四面环海，被南、北侧半岛扼住，形成喇叭口状海峡，加剧了风速。但无论海风多大，赵改革每天都要来回步行两公里巡查一下设备库房。

我们同时惊讶地瞪着赵改革问："那怎么睡？"他老老实实地答："侧着，能躺会儿……"

"耳朵里全是猪的哼哼声，睁开眼就可以看到他心爱的猪姐姐。"杨欢半开玩笑地说。

难怪杨欢生气。怀着女儿的时候，看到赵改革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自己，她心里也会感到失落，可气过一会儿，又自己宽慰自己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自己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。怀着身孕的杨欢常常跑到猪圈里陪着丈夫，看他忙上忙下，自己也忍不住去搭把手。

"这样子才有可能看到他啊！他不能陪着我，我就只好去陪他了。"学计算机专业的杨欢也是湖北人，说话时大都是低头看着地面，然后抬头朝我们一笑，露出亮白的牙齿。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妻子长发低挽，身材修长，笑起来很好看。

如果是夏天，岛上还会有一些游客，看着海风中他坚定前行的身影，我赶紧小跑两步跟上前去。

我们来到离营部几公里外临海的崖坡上，眺望远处的海岸线，威严的军港、灰色的舰队犹如朦胧的远山。一路走来，赵改革向我介绍着小岛，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。感觉只要说起他的工作、他的小岛，这个有些木讷的老兵便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。

那年连里炊事班长出现空缺。在酝酿人选时，连长找到了赵改革。尽管有些失落，但赵改革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连队的安排，带着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去了炊事班。两年之后，连队又安排赵改革管理蔬菜大棚并兼任营里的饲养员。

为确保小猪的成活率，每次母猪产崽，他都通宵达旦地待在猪圈里。有一次营里的小猪生病了，几天没看到丈夫的杨欢跑去猪圈找他，才发现他正用自己的洗脸毛巾给小猪擦洗，那一幕让杨欢感到又好气又好笑。

回到哨所，听到我们在谈论赵改革养猪的趣事，杨欢打开手机翻出几张照片，说："看，我悄悄拍的，母猪临产时他晚上就睡在猪圈的隔板上！"

文学作品

感　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芦荡飞雪七里海

■白恒昌

"春去芦叶青，秋来芦花白"。

在苍茫辽阔、烟波浩渺的七里海湿地，一片片泛了黄的芦苇荡，随风摇曳，此起彼伏，似迎风而歌，戏涛抚浪。一簇簇银白色的芦苇花，腾空弥漫，轻盈散逸，如飞雪流云，翩翩起舞，为碧波万顷的苇海平添了几分浪漫与诗意，这一切成了津沽大地上绝妙的景色。

望着这片风光旖旎而又叫人沉醉的苇海，不由得让我想起《诗经》里"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"的千古佳句。透过凄婉缠绵的诗文，我们宛若穿越时空的隧道，触摸到了茫茫芦乡那一抹苍凉幽渺的远古深秋，也深为古人那种曼妙痴情的心境所感怀。

广袤无际的七里海湿地，位于天津市东北部的宁河区境内，毗邻渤海。湿地内，河道纵横，沟汊交织；沼泽遍布，草木竞秀。这里不仅生长着茂密的芦苇，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古海岸遗迹，还是鸟类的天堂。悠远雄浑的七里海，以其独特的风韵和灵动的旋律享誉京津，闻名于世。

这里，四季景致不同，晨暮意境迥然，阴晴雨霜各具魅力，足以让我们的眼睛享受一场大自然带来的视觉盛宴，美得让人心生温情，流连忘返。

春风荡漾之时，一根根又尖又嫩的芦芽，便从乍暖还寒的湖水中钻出来，拔着节地往上蹿，继而又长出颀长的叶片，芦苇秆子也由细变粗，像是万千画笔，把空寂落寞的湿地描绘成了绿色，渲染着盎然的春意。盘根错节的芦根，匍匐于地下，坚毅地扎进肥沃的泥土，吸吮着丰沛的养料，源源不断地为芦苇的生长提供养分。

到了初夏时节，恣意生长的芦苇，一棵棵挺拔而立，清爽碧透，英气勃发，将夏日的翠绿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很快，芦苇的叶叶秆秆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紧紧簇拥着，连成一片又一片，仿佛一道道宽厚的绿色"苇墙"，把茫茫苇海开辟成一条条纵横交错、蜿蜒幽深的"水巷"。盛夏三伏过后，芦苇顶部抽出的苇穗渐渐蓬松，毛茸茸，软绵绵，信手一捋，饱满的苇穗就会分解成无数个小绒球，用嘴一吹，便会轻盈地飞舞起来。

金秋，是芊芊芦苇最为丰盈迷人的季节，也是观赏芦花的最佳时日。此时，苇穗由初期的淡紫色转为银白色，像伞一样盛开，蓬松松白花花的一片。随着太阳的升起与落下，浩浩荡荡的苇海就像一幅壮阔悠远的写意画卷，风情多姿、意韵悠长。你看吧，东方欲晓的清晨，随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布满天际的云霞与清波荡漾的湖水，把满眼的芦花映照得犹如绚丽的绸缎，色彩斑斓，楚楚动人；风乍起时，苇叶便发出"沙沙"的声响，芦花也在天空中悠悠然地飘飞，白茫茫如雪，轻柔柔似云，这就是那令人心醉的"芦花飞雪"。到了夕阳斜下、落霞成金的黄昏，烟波浩渺的苇海沐浴着凝重浓艳的晚霞，宛若一片片燃烧的火焰，溢金流丹；柔曼婉约的夜晚，一弯明月当空，繁星闪烁，整个苇海就像铺上一层白皑皑的雪霜，处处银装素裹，置身其间，仿佛进入扑朔迷离的童话世界，令人陶醉。

充满诗情画意的苇海，总是透着一股热闹。在茂密的芦荡中、清澈的水面上，栖息繁衍着200多种鸟类。那些精灵般的鸟儿，或静谧于芦丛，或扇动着翅膀掠过芦花，高歌于天空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仔细欣赏，它们的声音抑扬顿挫，有音韵，有节奏，悠长悦耳，像一首动人的交响曲，将整个七里海渲染得多彩而富有生机。

这里还是候鸟迁徙的生态"驿站"。随着七里海湿地修复力度的不断加大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迁徙候鸟的数量、种类也日益增多。每年秋冬季节，这里就会迎来百万只过境候鸟，大小天鹅、东方白鹳、中华秋沙鸭、反嘴鹬、红脚鹬，白鹭、豆雁、丹顶鹤等都是常客。它们时而在空中振翅翱翔，时而在水中嬉戏畅游，时而在岸滩埋头觅食，每一天都上演着"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"的壮美景观。

望尽芦花飞雪，宛若置身于世外桃源，可以随时追逐纯净的美好，增添几分亲近自然的乐趣，也可以静静地享受最难得的原生态。曾经的迷茫和困顿，早已在这岁月静好的芦花飞雪中释然了。

长征　第4692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　电报挂号 6043　邮政编码 100832　查询电话 66720114　发行科电话 68586350　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　广告部电话 66720766　月定价 20.80元　零售 每份0.80元　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2时45分　印完4时10分